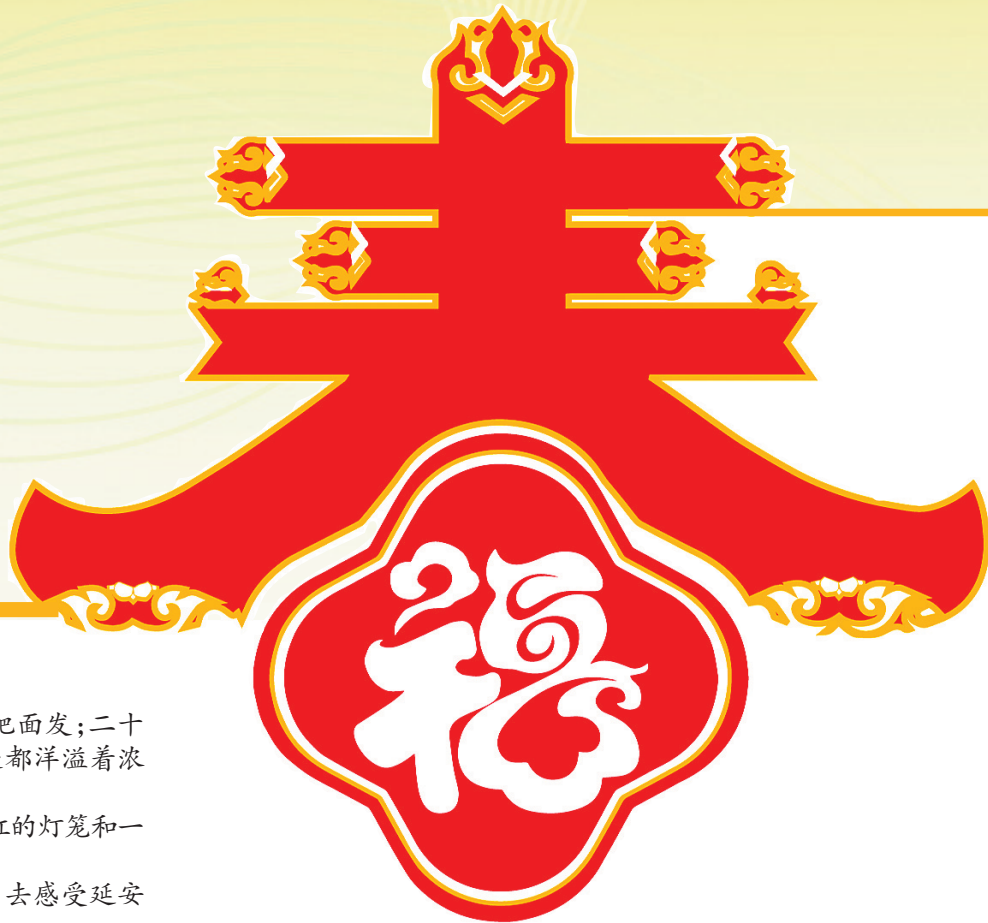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年味，年味

记者 延媛 白雪 通讯员 张志林 王文斌 田伟



“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磨豆腐；二十六，去割肉；二十七，宰年鸡；二十八，把面发；二十九，蒸馒头；三十晚上熬一宿，大年初一扭一扭……”岁末年终，春节将至，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，处处都洋溢着浓浓的年味。

之于延安人而言，“年味”是什么？是乡愁，是回忆，更是团圆。是人头攒动的年货市场，是一个个火红的灯笼和一幅幅秀美的窗花，是热闹的陕北大秧歌，也是热气腾腾的油糕和米酒，更是老妈妈在村口的翘首企盼……

近日，本报记者用笔头、镜头带您走遍延安，与您一起去感受延安那热热闹闹、红红火火的大年，去感受延安那特有的年味。

## 年味，在传承和坚守的年俗里

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每逢春节期间，无论城市还是农村，家家户户都要精选一副大红对联贴于门上，辞旧迎新，以增加节日的喜庆气氛。

2月1日下午，走进市民白女士的家，就看见客厅墙上还挂着去年写的福牌。

“三四年前，我们家过年贴的对联就已经交给小朋友负责了。她今天刚上完书法课，就准备写今年的新对联了。”

走进卧室，有一方属于女儿张书语练字的小天地，墙上挂着各式各样的字都出自张书语之手。白女士是一名小学老师，平时也比较喜欢书法。女儿张书语从小在身边看着，在母亲的潜移默化下，她小小年纪就拿到了毛笔。

“我从三年级开始就比较正式地学写毛笔字，参加过学校和市里的不少比赛，都取得了名次。去年，还在首届陕西省少年儿童书法大赛中拿了佳作奖。”小姑娘笑着对记者说。问及去年写福牌的事情，小姑娘说自己在写之前打了不少草稿，而且相信自己今年一定会写得比去年好。

说话间，小姑娘就用毛笔在红纸上写出一一个饱满、圆润的福字，以祈求新的一年幸福安康。

在物质丰盈的现代社会，过年的氛围逐渐被淡化，但是文化却总能让人感受到不一样的年味。“现在市面上卖的对联非常精致，但我觉得还是无法和传统手写的对联相比较。”白女士说，最近有不少亲戚朋友来要孩子写的对联，虽然孩子书法稍显稚嫩，可这是正宗的自家手写对联，贴在门上，既有墨香，更有年味。

一片火红中，活灵活现、饱含吉祥寓意的窗花，同样凸显着浓浓的年味。

走进安塞民间剪纸艺人韩树爱的家里，韩树爱正和她的女儿以及自己的亲家母坐在炕头上，边唱陕北民歌边较剪纸，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。

“今年是龙年，我创作了一幅《九龙图》。你看，这九条龙形态各异，它们‘遨游’在同一幅剪纸中，栩栩如生。”韩树爱说，龙生九子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故事，龙生有九子，九子不成龙，各有所好。所以这九条飞龙的造型、神态都不一样，而且她还使用了桃子、葫芦、铜钱等不同的吉祥符号装饰龙身，使得民俗特色更加鲜明。

这幅剪纸长2.5米、宽1米。凝神细看，九条飞龙腾云驾雾，围着火焰、宝珠盘旋缠绕，立体感十足。中间一条飞龙的龙头灵动威武，其余八条飞龙盘旋两侧，气势凛然，风姿雄健。每一条飞龙身上的纹路不一，用莲花花瓣、锯齿纹、牡丹花瓣等装点而成，精美而神秘。

韩树爱的亲家母李红丽也一心沉浸在剪纸世界中。只见她手握一把剪刀，将一张纸先折叠，手指翻飞间，一番裁剪，说话的工夫，一条栩栩如生的龙便有模有样。

“我剪的这条龙叫‘福龙’。你看我用桃子、葫芦等元素装饰，桃子代表长寿，葫芦则代表福禄双全，祝福大家龙年能福禄双全。”李红丽说。

韩树爱的女儿余恬在母亲的影响下爱上了剪纸。她说，龙是中国人最钟爱的生肖，是上古神话传说中的瑞兽，在中华传统文化中，内涵丰富。她剪了一幅“腾龙”，希望来年能够万事顺遂，像飞龙一样能够腾空起舞。

从转九曲、扭秧歌、逛庙会到标灯谜、贴对联、贴窗花……这些说不完的年俗活动，承载着延安人的年味，也蕴含着代代延安人对春节文化的传承。

## 年味，在淳朴和温暖的乡情里

“一到过年，洛川家家户户都蒸这开心馍，吃了这开心馍就有年味了……”1月27日，在洛川县凤栖街道作善村，村民孙金红一家人正围在案头，制作着洛川新年的传统面点——开心馍。

每年一到腊月中下旬，孙金红和婆婆都要叫上周围的姐妹一块儿做开心馍。大家在聊着一年的开心事儿的同时，手下的活计是一点儿也不耽搁，一个个开心馍通过一双双巧手脱颖而出，等待上锅蒸制。

“开心馍都是用发酵好的面，面要揉到，揉得像绸子一样，摸起来是绵软的，蒸出来后就好吃，有嚼头、很劲道。”孙金红已经总结出了蒸好开心馍的经验和技巧。

过年前夕，洛川每家每户都要蒸上几大锅馍，一方面，寓意来年的日子会蒸蒸日上；另一方面，馒头在蒸的时候会发起来，也象征会发财发家。大家会蒸出多种花样的馒头和新年吉祥物等，而每一种馒头的造型所表达的寓意又都各不相同。孙金红的婆婆张俊英就专门给孙子蒸了“兔子”和“老虎”馍。

“让娃吃了就像老虎一样强壮，像兔子一样欢快活泼。”张俊英的眼神中充满慈爱。

开心馍出锅后，心灵手巧的洛川人总会在馒头上点红，寓意来年鸿运当头，一年喜庆。也会端东家、送李家，互相赠送品尝，这种充满乡情的举动，滋养着一个个平淡淳朴的乡村日子，延续着一缕缕割舍不断的人间烟火。

在子长市杨家园则镇丹头村，同样飘散着一股浓浓的年味，悠悠的乡情。

一进腊月，丹头村村民杨红兵一家就开始忙着为过年做起了准备。

腊月初七一大早，杨红兵家厨房里的大铁锅上便冒着浓浓的热气，炊烟在乡村的上空飘荡。年关将近的乡村里，亲朋好友们早早地来到杨红兵家，为杀年猪做着各项准备。

起锅烧水、放好刀具、摆好杀猪架……准备工作完成后，众人齐心协力将年猪抬上了杀猪架，放猪血、烫猪毛、刮猪毛，不一会儿，便将猪身上收拾得干干净净。紧接着，大伙儿开始切割猪肉。手起刀落，咚咚锵锵，不一会儿，两头100多公斤重的年猪便被分割成了大肉块。

“这两头猪基本都是给朋友们准备的。土猪肉的味道好，肉比较结实，马上就过年了，每家分送一些，都让尝尝。”杨红兵说。

屋外杀猪割肉忙，屋内准备家宴欢。在巧妇的手中，金黄的酸菜、晒好的干豆角和新杀的年猪肉完美相逢，没多久，一道猪肉烩菜就端上了餐桌。桌上摆放着热气腾腾的饭菜，桌边围坐着亲朋邻里，谈笑间尽是旧时回忆或邻家趣闻。杀年猪在此刻，是年味，更是乡情。

“我们农村过年杀猪时，人多热闹，饭也香，真是太高兴了！每年就爱吃这顿杀猪饭，感觉特别温暖，特别红火。咱们吃杀猪饭，吃的就是原汁原味，吃的就是乡里乡情。”杨红兵高兴地说。

是啊，延安年味掺杂着乡情，交织着时光混合成一种或滋味或情怀的味道，从不会随时间日益消淡。相反，会在寒冷的冬日里愈加浓重，在我们心底深深扎根。

## 年味，在回家和团圆的期盼里

“哪天能回家啊？”“今天能回来了么？”春节的仪式感，从妈妈的电话由往日的家长里短、絮絮叨叨变成每日一问何时回家开始。因为喜气洋洋的亲情期盼，“回家过年”总是牵动着最温馨的情愫。

早早收拾好行李，待手里的工作一交差，小白麻溜地踏上了回延安的路。

“一年没有回家，特别想念父母。”今年32岁的小白原本一直在延安工作，去年由于工作调动，来到了山西。尽管离过年还有一段时间，但小白早已按捺不住回家的激动，就想着早回来几天，帮着长辈收拾家里，陪家人置办年货。

腊月二十二，一出火车站，小白便看到了等候多时的父母。“人齐了，过年才算开始了。”看到孩子回来，小白父母的脸上满是笑意。

回家路上，小白和父母去了趟菜市场。挤进摩肩接踵的人群，他们同大家一道精心挑选着所需的食材，莲藕、青菜、黄瓜、虾、鱼……不一会儿，双手已经满满当当了。采购完毕，开着车往家里赶。回到家，一家人聚在厨房里各显神通，叮叮当当、欢声笑语，都使出浑身解数，把自己负责的菜做得色香味俱全。烟火映衬厨房香，是人间烟火气里的幸福。

吃完饭，天色也暗了下来。与家人聊起春节计划时，小白坦言，她还打算去看望许久未曾见面的亲戚、同学和朋友，让自己过得充实且快乐。“或许这就是春节的意义，不在乎漫长的回家之路，不在乎短暂的停留，不在乎返程上班的辛苦，只要家人、朋友们能团聚，哪怕只是一天半天，心中也倍感温暖和幸福。”小白说。

回家过年，是每个人共同的期盼。人们跨越山川，朝着家的方向奔赴，只为见到那些朝思暮想的容颜，感受阔别已久的温存，为幸福写下最美的注脚。

延安到榆林市绥德县中角镇，直线距离200多公里，说近不近，说远不远。

早些年，只要有条件，50多岁的延先生都会赶回老家过年。“通常是过年前几天回去，忙了就是过年前一天回去。”延先生家中有兄弟三人，均在延安落户生活。每年陪父母过年是他们兄弟几人的习惯。

无论离除夕多么近，只要儿子们的身影出现在村头，二老的眼睛里，就带着光。

延先生说，每次过年回到家，勤劳的父母早已把每个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将被褥铺得整整齐齐，迎接他们归来。那几天是父母最快乐的日子，他们拉着父母布满皱纹的手，有着说不完的话。父母也仔细打量着他们，关切地问这问那。过年在家，父母每天将饭桌摆得满满的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边吃边谈，温馨快乐。每次他们要帮忙时，父母总是以“你们不熟悉”为借口，独揽了家务。

随着前些年母亲的去世，过年由延先生回老家，变成了父亲来延安。

“一方面，因为工作原因，有时候确实需要有人坚守岗位；另一方面，老人为儿女忙碌了一辈子了，也该享享福了。”延先生说。

这几年，延先生都会早一点把父亲接到延安，陪陪孙子或重孙子。如果自己有空，也陪他出去走走。在延先生看来，父母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，幸福就在哪儿。

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春节年年如期而至。所谓年味，大概就是热热闹闹、团团圆圆、平平安安。而如今，所有的年味都将化成与父母亲人相聚的美好。

① 张俊英制作新年传统面点开心馍  
② 张书语写春联  
③ 韩树爱(右)与女儿创作的龙年剪纸

